

白落梅 / 著

西风多少恨  
吹不散眉弯

纳兰容若词传

谁念西风独自凉，  
萧萧黄叶闭疏窗，  
沉思往事立残阳。

被酒莫惊春睡重，  
赌书消得泼茶香，  
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白落梅



# 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眉弯

纳兰容若词传

谁念西风独自凉，

萧萧黄叶闭疏窗，

沉思往事立残阳。

被酒莫惊春睡重，

赌书消得泼茶香，

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眉弯 / 白落梅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3  
ISBN 978-7-222-07371-5

I . ①西… II . ①白… III . ①纳兰性德 ( 1654 ~ 1685 )  
- 词 (文学) - 文学研究 ②纳兰性德 ( 1654 ~ 1685 )  
- 人物研究 IV . ①I207.23 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6663号

责任编辑：马 清 黄河飞

特约组稿：周 琼

装帧设计：垠 子

版式设计：新兴工作室

责任印制：段金华

特约监制：马志明

选题策划：马志明 王立刚

书名	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眉弯
作者	白落梅 著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ynpph.com.cn">www.ynpph.com.cn</a>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本	870 × 620mm 1/32
印张	8.5
字数	100千
版次	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7371-5
定价	28.00元

## 引言

### 一朵佛前的青莲

一个人的一生，就是一座有了年岁的城墙，用无数个青翠的日月堆砌而成。日子是一砖一瓦，生命是一梁一柱。城墙里，因为生活，因为情感，而充盈丰满。人生是什么？是在三月的早春，看一群燕子，于古老的庭院衔泥筑巢；是在清凉的夏季，看满池莲荷，寂寞地在水中生长；是在风起的深秋，看一枚落叶，安静地赶赴美丽的死亡；是在落雪的冬夜，看一尾白狐，遁迹在荒寒的山林。

无论时光走得有多远，来时的路，去时的路，还是一如既往，不会因为朝代的迁徙而变更。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，许多生命都微小如沙砾，我们可以记住的，真的不多。王谢堂前燕犹在，帝王将相已作古，沧桑世事，谁主浮沉？俯瞰烟火人间，万物遵循自然规律，在属于自己的界限里，安稳地成长。人的生命，与万物相比，真是渺若微尘。

可我们还是应当记住一个名字，一个叫纳兰容若的名字，记住他的《饮水词》。伫立在光阴的路口，随历史的风，倒向流淌，去寻找

一段三百年前的青梅旧事，打捞一场深沉如海的清朝遗梦。他生在王公贵胄之家，高贵的血液铸就了此生无上尊荣。本是烈火烹油、繁花著锦，可他偏思冰雪天地、三秋落叶。他拥有富贵奢华，却渴慕布衣清欢；他处红墙绿瓦，却思竹篱茅舍；他食海味山珍，却思粗茶淡饭。

纳兰容若的前世，是一朵在佛前修炼过的金莲，贪恋了人间烟火的颜色和气味，注定今生这场红尘游历。所以他有冰洁的情怀，有如水的禅心，有悲悯的爱恋。纳兰容若的一生，沿着宿命的轨迹行走，不偏不倚，不长不短，整整三十一载。在佛前，他素淡如莲，却可以度化苍生；在人间，他繁华似锦，却终究不如一株草木。

他自诩是天上痴情种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他用三十岁的年华，陪伴在永远十九岁的爱妻身边。草木黄尘下，他们拥有一间用感情垒砌的幸福小巢。不是很宽敞，却很舒适；不是很明亮，却很清幽；不是很华丽，却很安逸。不需要多少装饰，只要一壶佳酿和一卷《饮水词》，因为那位风流才子，纵是归入尘土，也不忘诗酒敬红颜。尘世的暖，可以透过黄土的凉，传递给他们——缕清风、一米阳光、一剪月色。还有整个秋天的红叶，足够捂热他们的寒冷，重新点燃曾经那段薄浅的缘分。他深情若许，又终究辜负了，梦里江南的另一位绝代佳人。

岁月无边，人生有涯。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，拥有自己可以

拥有的，珍惜自己能够珍惜的。不要让似水年华，匆匆擦肩，不要辜负，这仅有的一次人生。纳兰容若的《饮水词》，还被万千世人搁在枕边，伴随月亮一起吟诵。纳兰容若喜欢的莲荷，还长在渌水亭畔，那满池的荷花应该有三百岁了。三百年，一生一死，一起一灭，看过凡尘荣辱，知晓世情风霜。就让我们静静地听它讲述，曾经有一个叫纳兰容若的才子，一段若只如初见的开始，还有秋风悲画扇的结局。

清秋时节，披一件黄昏的云裳，游江南园林，见池中莲荷，落尽最后花朵。新月孤舟，残荷枯梗，有如一段老去的爱情，老去的故事。想起李义山之句：留得残荷听雨声。此间诗韵，让凉薄的心，迟来的梦，亦有了一种无言的美丽。繁华关在门外，独我品尝这一剪，清净时光。念及纳兰词《临江仙·寒柳》，低眉提笔，和韵一阙《临江仙·秋荷》，聊以为寄。

绿阔千红无处觅，缘何只遇凋残。一声诗韵锁窗寒。由来舟不系，因果总相关。

本是云台清净客，相逢怎在秋山。来时容易去时难。任凭风做主，长伴月儿弯。

白落梅

2010年清秋于太湖

## 【 目 录 】

引 言 一朵佛前的青莲

### 第一卷 不是人间富贵花

零落凡尘 · 003

神童美誉 · 009

青梅竹马 · 014

缘来缘去 · 020

初犯寒疾 · 026

### 第二卷 韶华如梦水东流

人在谁边 · 035

琴瑟合鸣 · 041

迷途知返 · 047

銮殿高中 · 052

御前侍卫 · 058

## 第三卷 人生若只如初见

只如初见 · 067

远赴塞外 · 073

天涯孤旅 · 079

风雨归来 · 085

随再出征 · 091

## 第四卷 当时只道是寻常

爱妻离世 · 099

天上人间 · 105

佛前青莲 · 111

断弦再续 · 117

西风古道 · 123

## 第五卷 我是人间惆怅客

薪火煮茶 · 131

梦醉江南 · 137

人去春休 · 143

明月相思 · 149

十年踪迹 · 155

## 第六卷 一世荣辱尽归尘

京师重逢 · 163

婉紫嫣红 · 169

寂掩重门 · 175

缘尽魂断 · 181

一叶知秋 · 187

附录 I 纳兰容若词集 · 1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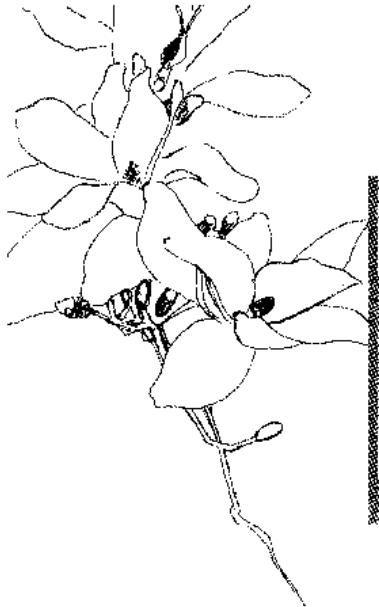
附录 II 纳兰容若年谱 · 241

第一卷  
Chapter One

不是人间富贵花







## 零落凡尘

有这么一个人，用他旷世才华、多情风骨，拨动了大清朝那根冷韵冰弦，在康熙盛世弹奏一曲人间绝响。

三百多年了，多么遥远的年岁，足以让沧海化作桑田。又是多么的短暂，就像是光阴的火，一闪一灭的距离。历史的时空风云浩荡，曾经显赫辉煌的大清王朝，也不过是在史册上做了一场春秋大梦。多少盛极一时的帝王将相，只是大清天空上，闪烁过的一颗流星，稍纵即逝的璀璨，瞬间就灰飞烟灭。

曾经富丽堂皇的紫禁城，如今是一座虚空的城池，白天有摩肩擦踵的过客，夜晚却是亡灵的影子在徘徊。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，也只能在自己专有的那片天空，君临天下。而一代又一代的文武百官、后宫嫔妃以及太监宫女更是渺小如粉尘。但我们依旧可以在空荡的皇城，闻到他们微弱的呼吸，在白玉栏杆上，感受到他们余留的温度。大清王朝，留给我们的，是一种深邃的孤独，一种高贵的寂寞。

时光仍在，是我们在飞逝。推开大清朝关闭的重门，尘封的记忆如同冰河破裂，在历史的河道奔涌。退隐在岁月帷幕后面的，是无数风流王者，金戈铁马、逐鹿中原的故事；无数折腰英雄，驰骋疆场、碧血黄沙的故事；甚至还藏隐着许多儿女情长，肝肠寸断、催人泪下的故事。有这么一个人，用他旷世才华、多情风骨，拨动了大清朝那根冷韵冰弦，在康熙盛世弹奏一曲人间绝响。

他，纳兰容若。公元1655年1月19日，一个飞雪的腊月，降生在北京。这么一个幼小的生命，与生俱来就携着高贵的金冠，因为他的身上流淌着纳兰世家的血液。纳兰世家，一个集荣华与贵胄、显赫与威望的家族。他就像是一颗被闪烁群星环绕的月亮，带着璀璨的光环，夺目又高洁。这样一块无需雕琢，就光滑温润的天然美玉，挂在纳兰明珠辉煌的府邸，不仅是锦上添花，更是在华贵中添一份清雅的韵致。

容若的父亲，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纳兰明珠，人以“相国”荣称。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，一品诰命夫人。其家族——纳兰氏，隶属正黄旗，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，即后世所称的“叶赫那拉氏”。纳兰容若的曾祖父，是女真叶赫部首领金台石。金台石的妹妹孟古，嫁努尔哈赤为妃，生皇子皇太极。整个纳兰家族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，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。

容若是纳兰明珠的长子，明珠视他为珍宝，为之取名纳兰成德，因避皇太子胤礽（小名保成）之讳，改名性德，字容若，号楞伽山人，并且有一个很好听的乳名，冬郎。这样一个被后世称之为传奇的人物，一

个才华惊世、风度翩然的才子，一个令无数红颜倾倒的旷世情种，他出生的时候，必定有着不同凡响的故事。他就是佛前一朵金莲，用千年修炼的正果，换取一段人间情爱。

可他出生在腊月，又如一枝寒梅，在绚烂至极中，自守一份冰雪天地。他不是红颜，却于百媚千红的花丛，绝世独立，倾城倾国。我们几乎可以看到，那一天纳兰府里，所有庭院的梅花，都在纷飞的雪中傲然绽放。仿佛要将一生的芬芳都散尽，只为他纳兰容若。至今我们捧读他的《饮水词》，还闻得到那沉浸百年的芬芳，缓慢地从书中飘溢而出，那幽香沁人心骨。

他不是君王，却在冠盖如云的文武百官中独自高贵，受尽荣宠。我们不难想象，当朝宰相纳兰明珠喜得贵子，是何等的盛事。容若满月的那晚，纳兰府中的大红宫灯，取代了紫禁城的璀璨。朝廷官员云集于此，府外车如流水马如龙，甚至大清皇帝的龙蟠御辇都驶来。那一晚，北京城的烟花独为他绽放，那样肆无忌惮地灿烂燃烧。无数怀着喜悦心情观看烟花的人，都不知道，那个小孩童，喜欢的不是燃烧的炽热，而是烟花散尽的薄凉。

这就是纳兰，他宁可做一枝寒梅，也不要和百花争妍，尽管他有傲视万物的资本。他宁可独赏烟花寂灭的薄凉，也不要那燃烧的粲然，尽管他避免不了那必经的过程。生命原本就是无言，这些无端的因由，以及被记录的足迹，是命运为将来埋下的伏笔。我们每个人，都是懵懂无知地来到人世，出身高贵与卑贱，都无从选择。也许我们都要按照命定

编排好的规律，去履行前世的盟约，去打理自己的人生。

命运之神虽然可以预测生死、占卜未来，却挡不住阳光下寸草的潦生，挡不住漫漫山河的浮沉起落。尽管结局或许不能更改，但是过程已经被添减，甚至可以面目全非。就像纳兰短暂又华丽的一生，谁又能肯定，他没有悄然地改变什么。至于结果，一个煌煌王朝都不能逆转已定的结果，更况只是一个薄弱的人。

小小的容若，在襁褓之中，还不知贫富荣辱。每天被一大群的嬷嬷们侍候着，被阿玛、额娘宠爱着。纳兰明珠捧着手中粉嫩的婴孩，端详他不凡的长相，他知道，这个孩子不仅继承他高贵的血统，将来还要继承他的爵位、荣耀，以及一切的一切。明珠忽略了，一个生来就不平凡的孩子，必定会有不平凡的一生，但是所谓的不平凡，未必就是叱咤风云、横扫万古。而他自己，在后来利用皇帝的宠信，独揽朝政，贪财纳贿，卖官鬻爵，乃至被参劾，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中，经历荣辱兴衰，浮沉几度。

所谓水满则溢，月圆则亏。世象的迷离，宿命的玄机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能预知。就像当年明崇祯皇帝的龙床余温尚存，李闯王已破城而入，在热浪蒸腾中坐上了龙椅。而陈圆圆甚至还没来得及给李闯王跳一曲霓裳羽衣，八旗壮士已似流沙般奔泻而来，将李自成的帝王之梦席卷一空。然而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，最后被英法联军破城而入，仅是一支火苗，就将这偌大的国家烧得体无完肤。春秋数载，乱云飞渡，时光没有一双饮恨苍天的眼睛，它的心却清澈如镜。落日之后必定见星辰，

明月佩戴着闪耀的光环，又还是会被黎明摘去。

纳兰的一生，政治上算是平稳的，可他要为自己的人生背负另一种沉重，那就是情爱。尽管我们不能预知将来，可是冥冥中，自有定数牵引着你走下去。容若周岁之时，明珠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抓周宴会。这个从古至今沿袭了无数年的民间习俗，隐约地暗示了一个人一生的命数。

周岁的容若，已会蹒跚地走几步。当他清澈的眸子，看到摆在眼前琳琅满目的物件时，天真的脸上流露出新奇喜悦之色。他的人生似乎不需要经历多少的抉择，仅是周岁之龄的他，或许就明白，自己一生之所归，懂得在幼小心灵，种下诗意的情怀。他在诸多物品中，一手抓起珠钗，一手抓起毛笔，就再也不肯放下，对于其余的物品，视而不见。

一手情感，一手学识，对于这个结局，纳兰明珠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。喜的是他手握毛笔，必是天资聪颖，将来学识过人，有所作为。忧的是，他手抓珠钗，不是好色徒，也为多情种。自古多少壮志雄心，抵不过红颜一笑，只怕他会陷身情海，断送了追求。

抓周，一场似是而非的游戏，这场游戏，真的可以判定纳兰的一生吗？一个出生在王族贵胄之家的公子，喜欢诗酒美人，亦属寻常之事。他来到人间，终究是有使命的，一个人的使命，未必就是成就大业、驰骋疆场、平定江河。为一段情缘而来，为一个故事而来，为一本词集而来，哪怕只为了兑现一个诺言、还一份债约，也是使命。

纳兰容若的使命究竟是什么，我们只能在他刚刚开始的人生里，顺着生命深深浅浅的脉络，一路追寻下去。窗外，那一枝风雪中的寒梅，静静吐露清芬，似乎想要诉说些什么，最终却只给了我们一个雅洁又神秘的微笑。